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總義卷十四

宋 易祓 撰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舞有小大大舞見于大司樂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已此樂師所教止于小舞小舞小學也古者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無非教也勺者周告成大武之詩也象者

武王告成象武之詩也播為樂章以教國子則有是六者之舞帗舞者謂析衆繒以為舞飾也羽舞者謂析衆羽以為舞飾也皇舞者謂雜五采羽以象鳳凰來儀者也旄舞者謂執氂牛之尾以象百獸率舞者也干舞兵舞也人舞手舞也此六者小舞而謂之國學之政者以無非教國子者也然地官舞師但教兵舞帗舞羽舞皇舞而不及旄舞人舞者教其所當用者而已非國子之小舞也若舞

師先教兵舞則以祭祀大小為先後樂師先教帗舞則以所教之序為先後以人舞非舞之正故列於數者之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為節

行趨者接賔之儀環拜者賔拜之儀樂師於是教國子之樂儀欲君臣上下之無違於禮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是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

路門而采齊作齊侯曰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是王者有車出迎賔之禮亦因車之行趍而為之歌肆夏采齊盖肆夏之樂其聲舒以緩采齊之樂其聲數以疾此王者接賔之樂儀也至於朝會諸侯於外朝之位與夫合諸侯於國門外方明壇之位則有環拜之禮其禮雖不詳見賈氏於方明壇之位則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

於地此禮之大者有禮必有樂必有鐘鼓節之作止之節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鼓臯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

樂有政有事序事則陳列之先後節奏之次第也樂

政則聲音律呂六代樂舞之關於大政者也樂師以貳大司樂為職故皆得以掌其序事治其樂政若言其職則大司樂掌大事之樂樂師掌小事之樂先儒謂小事為小祭祀然舞師言小祭祀不興舞而此下文言臯舞則非舞師所謂小祭祀者也謂大神大示大鬼之外則皆小事之樂也令奏鐘鼓嚴其始而已凡樂成者所奏一竟為一成不特大神大示大鬼之樂為然據大司樂所言則凡天神皆六成凡地示皆

八成凡人鬼皆九成每一成則樂師皆為之告其備皆有舞以節其樂詔瞽使來則貴其習之精也名曰臯舞則貴其儀之緩也及祭將徹則帥學士而歌徹學士謂國子也歌徹謂歌雍以徹也令相則令眡瞭相瞽示之以其所當止也其始終樂節從容不廹如此饗食諸侯則奉賓猶承神其樂之儀亦可以類推矣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燕射則王與羣臣燕而行射禮者也凡王燕射則大夫以下為三耦所謂射夫是已弓矢舞之義見大司

樂

樂出入令奏鐘鼓

大司樂職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此三夏皆磬所歌之詩有歌必有牲有牲必有舞如此之類皆樂之出入也令奏鐘鼓所以節之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大司樂言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言樂則歌在焉此言教愷歌特歌而已以凡軍大獻則小於王師大獻故也凡樂有倡則有和故樂師倡之而瞽矇和之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樂官謂大胥至司干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公卿大夫列於王朝者其子弟謂之國子以其衆言之則謂諸子以其學言之則謂學士樂師言師學士而歌徹則師國子之已致者此言學士之版則待國子之未致者版謂所籍之名數與其齒位未致者以此致之已致者以此合之

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先儒謂春入學者入學宮而學秋頒學者頒其才藝之高下一學字而分二義理或未然嘗以文王世子

篇攷當時之學有三上庠有虞氏之學也東序夏后氏之學也瞽宗殷學也瞽宗與上庠東序並立然當時學舞者在東序學書者在上庠學禮學樂者皆在瞽宗此言合舞於入學之後合聲於頒學之後是知其為瞽宗之學也葢瞽宗見於大司樂有所謂成均之法又有所謂樂祖之祭皆所以為禮樂之教春入學舍釆者即入瞽宗之學而舍釆於樂祖秋頒學者即以成均之法而頒之於瞽宗之學入學舍釆而後

合舞者春為為木木主貌故合舞須學而後合聲者秋為金金主言故合聲鄭氏謂學禮樂於殷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其說是已然文王世子篇又曰春誦夏弦鄭氏以誦為歌弦為絲陽用事則學之以聲是春未嘗不學聲也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鄭氏謂干戈武舞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文舞用安靜之時學之是秋未嘗不學舞也此言合舞於春而合聲於秋何也合舞者大合舞也與平日之學舞者異合

聲者大合聲也與平日之合聲者異文王世子篇所

言者主教國子也此所言者主合國子平日之所教

者也茲其所以辨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

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宫中之事

上經言合舞合聲則教之序也此經則教之成者也

故言六樂之會所謂會者其列衆其變繁必先正其

左右先後之位焉正其位則舞之行綴不可以無序

故又為之序其出入何謂序其出入黄帝堯舜禹湯之樂弗可詳矣姑以大武之樂言之武舞之位以象大司馬之四表大閱以四表為卒伍出入坐作進退之節舞位亦然周都殷之西南殷都周之東北武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著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四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三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二表矣此復亂以飭

歸者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者也葢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殷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出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而後可以分治分治而後可以復綴分治係於臣故散而為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此樂記言復綴以崇而繼之以夾振之而駟伐者又本其始也周人武舞之位出入如此其兼用堯舜禹湯之樂舞則亦可以此而類推焉比樂官則比叙其所教之人以

攷其藝之精粗展樂器則展視其所用之器而審其聲之完否人與器俱善則樂舞可知矣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

凡鼓鎛鐘磬皆有縣下經言凡縣鐘磬則以鐘磬為主此梓人所以有鐘虡磬虡之制也王宮縣則謂四面之縣以象宮室之四圍諸侯軒縣則去其一而為

三面是闕其南面矣卿大夫判縣則又去其一而為兩面是併去其北面矣士特縣則非西即東一面而已矣按大射曰樂人宿縣於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是阼階西階其位皆北其面在南者無縣也然又曰建一鼓在西階之東南面何耶說者謂諸侯與其臣大射其縣三面所謂南面特鼓而已鐘磬則無縣焉知此則知大夫判縣士特縣皆無南

面所以尊天子也辨其聲則鐘磬鼓鎛其聲不一必待辨而後正

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堵如宮墻之堵肆如牲體之肆此言凡縣鐘磬則其文非連上經之樂縣矣鄭氏謂縣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

其言諸侯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則是十六枚在一虡何以謂之半士有磬無鐘則又何爲聲樂之和其數既差不盡與古合要所謂半天子之卿大夫士則可據也昔鄭賂晉侯歌鐘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也者謂其半天子之卿大夫而合於古之禮也此可以見半為堵全為肆之義葢天子宮縣每面鐘磬各十六枚則四面各六十四枚諸侯以下降殺焉諸侯三面則鐘磬各四

十八枚卿大夫兩面則鐘磬各三十二枚士一面則鐘磬各十有六枚雖尊卑多寡不同而每面皆各十六枚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大夫判縣則每面鐘磬各八枚兩面共鐘磬各十有六士特縣則各八枚而已惟其得每面之半故謂之堵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黄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吕應鍾南吕函鍾小吕夾鍾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盖日月

所會在天為十有二舍在地為十有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冬至之節日月會於星紀其位在丑氣合於子所以為黄鍾大寒之節日月會於玄枵其位在子氣合於丑所以為大吕雨水之節日月會於娵訾其位在亥氣合於寅所以為大簇春分之節日月會於降婁其位在戌氣合於卯所以為夾鍾穀雨之節日月會於大梁其位在酉氣合於辰所以為姑洗小滿之節日月會於實沈其位在申氣合於

巳所以為仲呂夏至之節日月會於鶉首其位在未氣合於午所以為蕤賔大暑之節日月會於鶉火其位在午氣合於未所以為函鍾處暑之節日月會於鶉尾其位在巳氣合於申所以為夷則秋分之節日月會於壽星其位在辰氣合於酉所以為南吕霜降之節日月會於大火其位在卯氣合於戌所以為無射小雪之節日月會於析木其位在寅氣合於亥所以為應鍾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

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所會而為天地之自然之合合陰陽之聲其本諸此乎

皆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上經言六律六同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十有二律也十有二律各具五聲而五聲實本於黄鍾黄鍾為宫其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宫而去其一故下生徵而其數

五十四又三分徴而益其一故上生商而其數七十二又三分商而去其一故下生羽而其數四十八又三分羽而益其一故上生角而其數六十四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故大不踰宫細不踰羽徴之聲清於角角之聲清於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皆文之以五聲然五聲寓於八音而八音實直乎八卦金鐘也屬乎兌石磬也屬乎乾土壎也屬乎坤革鼓也屬乎坎絲琴瑟也屬乎離木柷敔也屬乎巽匏笙簧

也屬乎艮竹簫管也屬乎震金石土為陰陰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為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革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音五聲八音間奏迭舉而樂成焉要其所本則聲音皆出於十有二律者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詩之大序曰詩有六義焉以六義求詩則不必専指

關雎以下謂之風不必專指鹿鳴以下謂之小雅不必專指文王以下謂之大雅亦不必專指清廟以下謂之三頌蓋風者風也其風肆好見於崧高穆如清風見於烝民則雅頌亦風也雅者正也頌者美也緇衣所好巷伯所惡未嘗不陳其正理于嗟麟兮于嗟騶虞未嘗不美其盛德風亦雅頌也賦者詠述其事若甘棠言召伯所茇之類比者因物取類若狼跋言公孫碩膚之類興者因物寓意若淇澳言綠竹猗猗

之類是賦比興固以義而取而風雅頌亦互見其義不可以定體求也餘見籥章義六詩之教鄭氏以為教瞽矇非也瞽矇賤工也知有六律之音而已何知乎六德之本必待六德之成而使之明六詩之義非教國子不可也何以知之以大司樂所言而知之大司樂之職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是六德之本出於大司樂所教而後大師播之於六律之音則知大師之教六詩其為國子而非為瞽矇也明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𣎴大饗亦如之

先王作樂有堂上堂下之辨堂上之樂必曰帥瞽登歌者謂登歌清廟貴人聲也大師必令奏擊拊以導之堂下之樂必曰下管播樂器者謂衆樂皆作而以下管為倡貴人氣也大師必令奏鼓𣎴以導之鄭氏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穅然書言擊石拊石則謂其有當大擊者有當小拊者此言令奏擊拊則

正所謂擊石拊石也鄭氏又謂鼓𣞤猶言擊𣞤然詩言應𣞤縣鼓則鼓為大𣞤為小此言令奏鼓𣞤則令奏大鼓與小𣞤也奏擊拊以導歌而後瞽者歌焉奏鼓𣞤以導管而後樂鼗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也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射節謂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節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六律陽聲也六同陰聲也即陰陽以候其氣則葭風一動而八風從律以十二律應十二風而後可以察天地之和大師以是而聽軍聲冝其吉凶應焉春秋襄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古之人所以望敵而知吉凶者用此道也且占軍旅之勝者無過於天時太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則亦以同律之所聽者可信不誣故爾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匶柩也考列先王之德行而誄之以言謂之謚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

有堂上之樂有堂下之樂有上下兼用而不可闕者絃歌用之於堂上者也鼓鼗塤簫用之於堂下者也柷敔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為作止之節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戛擊柷敔用之節堂上之樂者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用之以節堂下之樂者也堂

上言其聲堂下言其器而已若小師所言登歌下管則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此不易之定制而小師以絃歌列於塤簫之下者是小師所言者教樂之序而大師所言者用樂之序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𣎴

此皆所以賛大師也大師言大祭祀帥瞽登歌擊拊此復言之者謂登歌則瞽矇也擊拊則小師也大師

則令其奏而已大師言下管令奏鼓㩪而此言下管擊應鼓徹者擊應以道之又歌雍以徹之小師舉其詳而大師總其要者也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六樂聲音者謂以六代之樂而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者也五聲若大不踰宫細不踰羽之類八音若升歌在上匏竹在下之類是之謂節然上下大小欲其周旋而相應故曰和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

相瞽

眡視也視之明者為瞭以矇瞽無所見故設三百人

以扶工謂之眡瞭因使之掌樂故曰掌凡樂事播鼗

者贊鼓矇也擊頌磬笙磬者或曰東方之磬曰笙取

象乎物之生西方之磬曰頌取象乎物之成非也頌

鏞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是應笙之磬也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應鏞之磬也書曰笙鏞以閒是已凡樂事相瞽者正周人設眡瞭扶工之意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賔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

大喪廞樂器戚也大旅亦如之者國有大故亦如大喪之致其戚也賔射皆奏其鍾鼓者所以節樂也鼜

愷獻亦如之者雖喜樂戒懼之際未嘗無樂之節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者即大師所言陽聲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

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是已以為樂器則自然之中聲也繼之以凡聲則聲之病也其凡聲十有二偶合乎天地陰陽四方之數或者遂以此數而求天地四方陰陽之氣然高與下對正與陂對侈與弇對薄與厚對其文皆錯雜不一何者為天地何者為四方要之言凡聲則決非所謂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也如梟氏為鍾亦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其言侈弇厚薄與此同而高下正陂險

達微回之八聲雖若闕而不載然言清濁之所由出則高正微回乃其聲之清者下陂險達乃其聲之濁者是八聲亦可類推也終之曰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筰弇則鬱此皆言鍾之病而求其所以為聲之中典同之言為樂器以至和樂亦然由是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數即多寡之數度即長短之度得其數度則十有二律無非陰陽之中氣齊即大小之齊量即廣狹之量得其齊量則

十有二聲無非陰陽之和氣以氣驗聲以聲審形則

樂無不善矣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奏

縵樂

擊磬不言編者以磬無不編故不言編鍾言編則有

不編者編鍾同於編磬故磬師擊之其不編者鍾師

擊之縵如縵錦之縵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以

其錯雜成文則知其為雜聲之和樂者也燕樂即房

中之樂以房中為燕閑之所如二南托后妃以風喻君子則知其為房中之樂也二者皆有鍾磬故教眂瞭奏之凡祭祀奏縵樂亦取其和而已

鍾師掌金奏

此節鍾師自擊不編之鍾凡作樂先擊鍾故曰金奏乃擊鍾以為奏樂之節繼之鍾鼓奏九夏則知奏樂未嘗無鼓鼓人亦曰以晉鼓鼓金奏是其樂雖用鼓特以金為主故名官曰鍾師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鍾師不擊鼓而云鼓者以見鼓鍾皆所以奏九夏故兼言之也九夏詩也堂上歌之堂下鍾應之鄭䏌晉侯歌鍾二肆謂歌與鍾相應而已九夏者樂之大歌有九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此三夏者見於大司樂葢王夏昭夏惟王出入牲出入得用之若肆夏則天子或用之於行趨或用之於

車或用之以享元侯兩元侯或得以自相享若左氏傳所言晉侯享穆叔金奏肆夏郊特牲所言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皆僭禮者也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雖無所經見而杜子春曰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後鄭亦從其說或者漢為近古典籍可攷也又曰賓醉而出奏陔夏者鄉飲酒鄉射燕射大射皆奏之陔言陔切之欲其不失禮也又曰公出入奏驁夏者乃大射之文

公入奏驁夏謂諸侯射于西郊自外入奏之出入同禮故𦤎言出入也此九夏者皆詩之篇名以肆夏而知之所謂晉侯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以類而言文王鹿鳴為詩則肆夏之三亦詩也肆夏為詩則九夏之奏亦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樊遏渠杜預據之則云樂曲名其二肆夏一名樊其三昭夏一名遏其四納夏一名渠孳鍾而奏此三夏曲葢詩之載在樂章者為曲其實一而已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燕樂謂之奏亦以鍾鼓奏之也且燕以示慈惠而祭禮主乎敬饗禮主乎肅祭祀饗食何以奏燕樂王與諸侯行饗食之禮若饗元侯則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諸侯則升歌大雅合小雅饗同乎燕故謂之燕樂其禮在廟故與祭祀同其樂尤足以見先王之仁鬼神仁賔客也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凡射則大射賔射燕射也樂師皆言以騶虞貍首采蘋采蘩為之節大師則帥瞽而歌射節鍾師乃掌此四詩之奏葢歌則人聲也奏則鐘鼓也鍾師言奏而不言節以主其節者樂師也

掌鼙鼓縵樂

縵樂即雜聲之和樂者鼙鼓又用之以和縵樂者鍾師掌金奏者也何取乎二者之和樂以磬師奏縵樂鍾師擊鼜以和之而已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此亦教眡瞭也衆樂並作而以笙名官笙在東方有始事之意焉竽三十六簧宮管在中長四尺二寸其管頞以竹參差以象鳥翼笙長四尺十三管宮管在左以匏為之亦如鳥翼之形塤與管見小師籥如篴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簫編竹為之長一尺四寸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其形象鳳翼其聲象鳳鳴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篴笛也長三

尺四寸六孔舂牘以大竹長七尺為之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兩紐疏畫以教祴樂謂賓醉而出為之奏陔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明不失禮也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鍾笙之樂鄭氏謂鍾聲相應之笙大射禮云樂人宿縣於阼階之東其南笙鍾是鍾之與笙堂下之樂也

蓋升歌在上鍾既歌笙應鍾謂之鍾笙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鎛小鍾也與鍾師所擊不編之鍾皆有金奏掌金奏之鼓即鼓人所謂以晉鼓鼓金奏者也鎛師與鼓人聯職故云金奏之鼓又云祭祀饗食賓射皆鼓其金

奏之樂所謂軍大獻則鼓其愷樂者愷樂亦以晉鼓

鼓金奏鎛師則奏愷樂之金聲而已鼜者鼖鼓鼓軍

事是也鼜其聲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

三通為辰戒旦明五通為發煦此奏所謂三鼜及守

鼜皆鼓之者皆鼓其金者也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東夷之樂曰韎則韎師掌東夷之樂者也下經鞮鞻

氏固掌四夷之樂矣而韎師何獨先於東夷之樂周

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惟東南先服王化以基王業祭祀大饗帥其屬而舞韎樂乃所以昭先王之德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旄人者執牛之尾以為舞者也所掌者旄舞而所教者散樂夷樂葢散樂若野人之舞夷樂者四夷之舞其用甚廣所以舞者至於衆寡無數祭祀賓客舞其

燕樂則散樂夷樂咸在以燕樂示燕間之意欲其樂之無所不備故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賔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如篴三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吕龡籥持羽則為羽籥之舞文舞也今攷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則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則司干掌之因周人設官之定制然文王世子之篇曰小學正學干大

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司巫贊之是籥師亦教干戈歟嘗考之文舞未嘗無干故舜之格有苗而兼取乎干羽武舞未嘗無羽故詩之言萬舞而及於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知文舞之用干者干不勝羽也武舞之用羽者羽不勝干也二者雖兼用而各以其所尚者為主此樂師之教國子所以專言舞羽龡籥祭祀賓客饗食之時以鼓作之故曰鼓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

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籥章所掌者豳籥言王業之所自始者也葢周自后稷以播種而封於邰至公劉居豳大王因之無非以農事開國及至於成王之世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謂之豳風凡以天時紀民事者皆所以著先公之風化而為一代艱難之業此豳籥之掌所以専設籥章之職而何取乎土鼓記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

樂也或謂伊耆即神農氏始教民耕者也以土鼓應
豳籥示不忘本而已然民事之終始實關乎天時之
消長故必先之以迎寒逆暑逆如逆女之義自外而
入於內以我為主謂陽常居大夏而主歲功故也迎
如迎賔之義自內而出於外以彼為客謂陰常居大
冬時出而佐陽故也逆暑必於中春之晝迎寒必於
中秋之夜者中春為歲陽之中晝為日陽之中如是
而逆暑與堯典所謂日中星鳥寅賔出日同意中秋

為歲陰之中夜為宵陰之中如是而迎寒與堯典所謂宵中星虛寅餞內日同意夫寒暑有異氣春秋有異候而均取於擊土鼓歛豳詩者皆以人心之和而召天時之和者也故民事之始終係焉於此而祈年即詩所謂春秋之祈於此而祭蜡即詩所謂秋冬之報然噫嘻於春夏則祈於上帝此則祈於田祖而已豐年於秋冬則報於上帝此則報於八蜡而已祈年雖主於田祖而所謂歛豳雅擊土鼓者乃在於樂田

畯田畯喜而後民得以耕饁順民事之始者也祭蜡雖主於索饗萬物而所謂歙豳頌擊土鼓者乃在於息老物老物息而後民得以室處順民事之終者也土鼓之用一也而豳籥則有三詩之異鄭氏皆以為豳風七月之詩謂其詩八章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三章為豳詩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為豳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一章為豳頌詩所以道其氣雅所以作其情頌所以告其成三者雖不同皆所以發達

乎天地之和聲夫是以聲和而氣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孰謂土鼓豳籥為聲樂之末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鞮鞻者樂工所履之屨名官以鞮鞻而使之掌四夷之樂言其際天所覆薄海內外凡有足履無不至也葢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而東南獨先賓服故專設韎師之職以掌東夷之樂矣

至武王克殷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而西旅貢獒肅慎氏貢楛矢四夷左衽罔不臣妾於是始備四夷之樂其樂名之見於孝經緯鉤命决者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所以昭先王服遠之功薦之宗廟之中亦所以彰聖德之無不被也所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者主乎舞而已然鞮鞻於四夷之樂初未嘗舞也

旄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是旄人掌舞而鞮鞻氏之職乃以聲音節之而已

周官總義卷十五

宋 易祓 撰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庸功也庸器即伐國所獲之寶器明堂位所言崇鼎貫鼎及左氏傳所謂作林鍾而銘魯功之類是已且周自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之後所獲王鎮大寶器藏之天府皆足以昭先王之功然天府藏之而典庸

器復藏之者藏其器物之可以備聲樂之飾者也樂器即梓人之筍虡所以縣鐘磬之屬横曰筍植曰虡上設板謂之業亦所以明王者之業未有無其業而可以作樂者典庸器之所掌如此祭祀賔客出而陳之以示先王之道足以勝淫然後皆傳而有之後世子孫德足以紹先然後能傳而守之其所以貽謀于後者遠矣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賔

饗亦如之大喪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司干掌舞器而不明其為何器是所掌者干戈之舞而兼及羽籥之舞也羽籥文舞也干戈武舞也賈氏亦謂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以周尚武故以干為職首其籥師則教而不掌故其職曰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然文王世子之篇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是舞勺舞象所用之器也又曰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若是則

籥師教羽籥而未嘗不教干戈司干掌干戈而未嘗不掌羽籥特籥師以教國子為主故名官以籥司干以周所尚為主故名官以干其實一也然干與戈相配不言戈者言祭祀受舞者器則干與羽籥而已司兵司戈盾亦曰祭祀授舞者兵非干與戈皆於此受而其文互見者乎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可占之謂兆三兆之法專掌於大卜占龜故也而兼及於三易三夢者易與夢亦占也其屬有簭人占夢而大卜為之長故兼掌其瀍以三兆為主玉兆瓦兆原兆鄭氏以璺罅今考其義不過陰陽奇耦與夫象之上下左右而已詩以迺生男子為載弄之璋則凡以玉名者皆陽也故卜得陽數之奇而其象在上在左者曰玉兆詩以迺生女子為載弄之瓦則凡以瓦名者皆陰也故卜

得陰數之耦而其象在下在右曰瓦兆易之比曰比吉原筮原之為言再也或陰陽奇耦之錯列上下左右之未定再以其變推之曰原兆經常也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則爇龜之體也頌繇也其頌皆千有二百則占兆之書也自百有二十以至千有二百則以十日十二辰之數與夫四時五行休王相乘之法推之三易三夢之占倣此

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

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宓戲氏始畫八卦歷代傳之以為易夏得人統其易以艮為首謂之連山言艮為山如山之相連而不絶也殷得地統其易以坤為首謂之歸藏言地勢坤萬物歸而藏乎其中也周得天統其易以乾為首謂之周易言乾為天天道變易而不可窮也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然傳記所載文王重易為六十四卦今此三易之别皆六十有四則是六十四卦非文

王重之也易大傳十三卦言包犧氏之罔罟取諸離黄帝堯舜氏垂衣裳取諸乾坤此固經卦之名曰益曰噬嗑曰隨曰豫曰渙曰小過曰睽曰大壯曰大過曰夬此即重卦之名是知上古已有六十四卦之别矣但夏殷之易以七八不變者為占周易以九六之變者為占襄九年左氏傳所載東宫之筮遇艮之八即艮之六二為隨杜氏以為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是連山歸藏已有隨卦之義此夏殷

六十四別之證也或曰宓戲氏畫八卦因而重之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
其別九十
夢者人之精神所感者也至人無夢謂其游心澹泊
無所役於事若出而涉世則不能無夢高宗夢得說
文王夢臧丈人武王夢帝與九齡皆即其所感者占
之此大占所以有三夢之法曰致曰觭曰咸陟鄭氏
謂未詳其義或以為致者有所使而然思慮所形非

出於自至故曰致夢角一俯一仰為觭晝之俯仰與事相接夜形諸夢雖非出於思慮皆有所自而得故曰觭夢無心感物為咸所謂陟者升也升則無所拘自然而然初無所自故曰咸陟此雖意解義或可據

經即占夢所謂歲時日月星辰也運即歲時日月星辰之運也聖人即經運十以占其常即其別九十以占其變則吉凶應矣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

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
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八命者命龜之辭賈氏謂凡命龜大夫以上有三士
有二而況邦之大事故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
征者謂王師出征而卜其久速二曰象者謂天象變
動而卜其妖祥三曰與者事與人共而卜其成虧四
曰謀者謀決於人而卜其得失五曰果者卜其行之
果與否六曰至者卜所俟之至與否七曰雨者卜雩

祈之雨與否八曰瘳者卜疾疢之瘳與否此所謂作龜之八命以龜兆占之可也而兼言三易三夢者其占一而已簭人曰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則簭與卜而相應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則夢與卜而相參以此賛三兆三易三夢之占而觀國家之吉凶此王者恐懼脩省之誠以詔救政莫切於此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

事命龜

占龜之事凡六皆有輕重存焉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其事為至重故眡其龜骨之高以示涖卜者然後以火灼之而親作其兆大祭祀亦重事次於大貞雖不作龜亦眡其龜骨之高以示涖卜者然後親命龜以所卜之事國大遷大師亦重事次於大祭祀雖不命龜亦親奠龜西面而正於卜涖此大卜所以任其勞也凡旅非大旅為之陳龜則輕於貞龜凡喪非大

喪為之命龜則輕於眡高命龜此大卜所以任其要也若凡小事用卜則屬之卜師以下大卜特涖之而已此其輕重之辨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鄭氏謂開龜者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有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金縢開籥見書是與鄭亦以為疑辭方功義弓則云未聞嘗攷之三

兆之法有開龜之四兆以四兆為開龜之法則龜之兆而已劉氏中義曰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其下甲中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隂陽也横有五文以分十二位者象五行與辰坎也去其上下不可以為兆可開鑿而焌以為兆者上下各四故曰四兆焉曰方曰功曰義曰弓則自上及下此去古既遠難以指名其義要之下經言辨龜之上下左右隂陽以授命龜者是知其為開龜之兆而非占兆之書明矣

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大卜於大貞大祭則眡其龜骨之高以示涖卜者於大事則任其勞也卜師則凡卜事皆任其勞焉揚火則爇灼之而作其龜之兆致其墨則墨之大而明者可以言吉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則辨開龜之四兆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則詔相大卜以所命之事謂大卜於喪祭皆命龜故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六龜言屬各有名物以其非一也天龜俯地龜仰西龜左倪北龜右倪皆其首然也東龜前弇南龜後弇皆其甲然也爾雅曰俯曰靈仰曰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以經推之俯者其形如天俯而向地有神降為靈之義故天龜曰靈屬仰者其形如

地仰而向天有始而續終之義故地龜曰繹屬前弇者前長而弇象東方發生有果於必為之義故東龜曰果屬後弇者後長而弇象南方假大有獵而相較之義故南龜曰獵屬左倪者左有餘而向乎陽在西方則於靁為不類亦甚言其為類也故西龜曰靁屬右倪者右有餘而向乎陰在北方為順而言不若亦甚言其為若也故北龜曰若屬辨其色謂玄黃青白赤黑也辨其體謂俯仰前後左右也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凡物以陰而凝以陽而熈取龜用秋時欲其凝而堅攻龜用春時欲其熈而解六龜各有室色以其物而各入于龜室上春殺牲以釁乃所以神其龜之用先卜謂前期以卜奉龜以往待其卜也

菙氏掌其焌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焌遂歛其焌

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焳即莊子所謂爝火之爝灼龜之木也契即詩所謂爰契我龜之契開龜之鑿也二者皆所以待卜事之用凡爇爝必用明火者以鐨燧之火未足為明日者純陽之精以夫遂取之明之至也焌者契之鋭頭也以此焌契柱於焳火吹之使熾以授卜師遂扱之以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故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

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簭以著卜以龜占體占色占墨占坼皆龜也而曰凡

卜簭者葢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以卜爲主故也

色謂兆之氣墨謂兆之廣坼謂兆之璺體謂色墨坼

之全君爲尊故占體周公爲武王卜曰體王其罔害

此君所以占體也凡國之卜事君無親涖之文而執

事者咸與焉其次則有大夫之占春官大史大卜皆

下大夫而此經自有卜史之占則非此之大夫此大

夫次於君其上大夫卿如大宰大宗伯大司馬之涖卜者歟其次小宗伯肆師亦以大夫涖卜此大夫所以占色也其次又有史與卜人之占大史之職曰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先儒謂執事為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此史所以占墨卜人所以占坼也玉藻言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則先後之序此經言君占體而後及於色墨坼則尊卑之序

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幣謂禮神之幣命謂命龜之辭既事則書其辭於幣而繫之於龜以俟歲終則計其所占之中否而進退占人也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三易之義已見太卜簭亦有九者之名鄭氏以義推

之更謂筮遷都邑也咸謂筮衆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筮事衆之要也易謂筮民衆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否也亦或可據若改巫為筮則非古者占簭謂之巫筮世本云巫咸作筮殷有巫咸後世有神巫季咸皆祖其名奚以改為哉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鄭氏謂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

止不卜蓋因曲禮所謂卜筮不相襲若筮不吉而又卜是謂卜襲筮其說正且大矣若大卜以龜之八命贊三易謂筮吉而後卜非相襲也然洪範言龜從筮從又言龜筮共違於人或先卜而後筮或筮不吉而又卜何也曰此箕子所陳之殷法非周制也不然左氏所載晉獻公卜之不吉筮之吉公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以是推之不特筮之凶則止不卜筮雖吉而卜不吉亦不可從也聖人之心豈若後世

之徵福者為哉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歲十二歲也時每歲之四時也天地之會謂建厭之所會陰陽之氣謂五行生死休王之氣又參之以日月所次及合辰所在此其為占夢之法以此占六夢左氏傳所載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晉趙簡子夢童子羸而歌旦而占諸史墨曰六

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
或謂知其入郢之期者以日月食於辰尾而推之也
知其必入郢者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其災在楚即
日月之變氣占之也又知其在六年者以辛亥為水
水數生於一而成於六故也又知其弗克者以午火
庚金火勝金故也其入郢而夢見於晉者以晉楚同
盟趙簡子為執政之卿故也其說若近乎附會然皆
以日月星辰而參諸天地之會陰陽之氣必成周占

夢之遺法其法今亡矣尚可以此攷其大畧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夢之所形闗乎天地隂陽之變此占夢所以有六夢之法正夢者平安自夢若髙宗恭默思道而夢帝賚良弼是也噩夢者驚愕而夢若文王寢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思之而夢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寤夢者覺時道之而夢若狐突之夢太子申

生是也喜夢者喜悦而夢若文帝夢黄頭郎推之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光武夢乗龍上天而心悸是也此六者惟正夢爲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之五者皆謂之變以日月星辰占之則吉凶可推矣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

聘如聘女之聘迎之而使來也贈如贈言之贈送之

而使往也二者皆禱禳之法且一歲未嘗無夢何待於季冬然後聘之贈之耶季冬之時王者為之行除舊布新之政故占夢舉前日之吉夢聘而迎之以增益其福祥又獻之于王王拜而受之以敬神之所貺又舉前日之惡夢贈而送之以弭除其裁殃且舍菜於四方謂之舍萌則除其萌孽之始遂令方相氏始難毆疫始難固所以迎和氣也毆疫亦所以送戾氣也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叙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煇者日之光氣也日以光為主是謂太陽陰邪侵之則為祲此眡祲占象所以有十煇之法祲謂陰氣薄於日而浸淫相侵也象謂陰氣附日而凝結成象也鑴謂陰氣刺日如童子所佩之鑴也監謂陰氣抱日如冠珥而佩璚也闇謂陰氣蔽日方晝而闇者也瞢

謂陰氣蒙蔽日光瞢然也彌謂陰氣貫日彌天不竟也叙謂陰氣不常以叙而至也隮謂陰氣自下而升於上也想謂陰氣無迹形似可想也以洪範五行推之陽者君子而陰者小人陽者中國而陰者夷狄妖祥禍福可以類求安宅則使之安其居叙降則叙之而使降正歲行事而歲終弊其事則反禍為福轉妖為祥寧不在兹乎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

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福祥一也永長也貞正也謂降年有永而得正命也

祈如祈天永命求如自求多福皆王者藴誠明之德

接三才之舆然後大祝得以薦信於鬼神而有是六

祝之辭一曰順祝者謂天人和同納于大順也二曰

年祝者謂五氣時若常大有年也三曰吉祝者謂斂

時五福吉無不利也四曰化祝者謂化被六極以為

和氣也五曰瑞祝者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形為

上瑞也六曰筴祝者謂龜筮不違於人是謂大同也此六者皆大事故謂之大祝先鄭乃以小祝侯禳等事以解六祝之義非也大祝所祝者六事之大故曰以事鬼神示豈小祝侯禳等而已哉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六祝大事故因祭享祀而祝之此特為六祈以祈之而已類則合其類而祭若類上帝是也造則即其所

而祭若造于祖是也禬所以除裁變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是也禜所以禱水旱春秋祭禜是也攻則治去其害翦氏以攻禜攻之是也說謂以辭責之庶氏以攻譮之是也是六者葢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曰同鬼神示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先鄭以祠為辭令也通上下親疏遠近則皆以其用

於人者言之祠謂言辭之辭堯言之類是也命謂命令之辭說命之類是也誥謂誥戒之辭洛誥之類是也會謂會同之辭王會之類是也禱謂慶賀言福祥之辭張老之善頌善禱是也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之辭孔子卒哀公誄之是也上下以位言親疎以情言遠近以勢言辭以通之一而已矣

辯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辨六號者謂易其常名以為美稱尊天而曰昊天上帝是謂神號尊祖而曰皇祖伯某是謂鬼號尊地而曰皇地后祇是謂示號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鬛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是謂牲號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稷曰明粢是謂齍號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是謂幣號是六者尊卑小大不等而同謂之號以其致美於牲齍幣乃所以致敬於鬼神示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

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先鄭謂周祭以上皆祭鬼神示之事振祭以下乃生人祭食之禮然生人祭食不應與鬼神同科天神人鬼地示已見大宗伯非大祝所辨劉氏中義皆以為皇尸祭食之法其義或然葢天子祭禮不存以諸侯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其一謂妥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葅徧擩于三豆祭于豆間故曰命祭其二謂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授尸尸受而同祭于豆間賔

尸所謂兼祭以其衍多故曰衍祭其三謂次賔羞羊燔尸擩鹽以祭故曰炮祭其四謂依殽之序而徧祭之故曰周祭其五謂凡牢𩍸魚腊骼肩皆擩鹽而振之擬祭弗奠故曰振祭其六謂凡取葅以擩于醢而祭者曰擩祭其七謂抈肺以絶其本而祭曰絶祭其八謂刲肺之大本而紾之以為繚祭大夫以下絶而不繚以上繚而又絶曰繚祭其九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尸也曰共祭已上九者皆

以饋食覲之則天子之禮可推矣

辨九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㩗六曰凶㩗七曰竒㩗八曰襃㩗九曰肅㩗以享右祭祀

拜者上下交相敬之禮不特下之施於上亦有上之施於下者其目凡九而皆有輕重之義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稽之為義一也知喪非至哀不稽顙則知禮非至尊不稽首書言稽首必

拜手拜手則手至于地也稽首則首下於衡至地而稽留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君懼矣是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考之於古君亦有稽首於其臣者書稱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是也大夫士亦有稽首於非其君者儀禮君勞賔賔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葢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君稽

首於其臣者尊師道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其次則頓首許慎曰頓下首也首頓于手而已春秋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敵已皆用之非施於尊者之禮空首者鄭氏謂頭至于手恐非其義正謂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振動者鄭氏引王動色變為義恐非所以為振動之拜正謂以首叩地施於事變之不常者而已吉拜謂朞以下之喪者拜而後稽顙凶拜謂三年之喪者稽顙

而後拜稽拜則致敬于人者也稽顙則致哀於己者也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以其先致哀故也少儀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此吉拜凶拜之辨奇拜一拜也儀禮鄉飲射聘禮士相見禮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褒拜再拜也鄭氏謂褒讀為報拜神與尸之享獻則有再拜之禮是也肅拜者俯其首而肅之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為喪主則

不手拜不手拜者謂婦人於夫與長子之喪當稽顙餘喪則手至于地肅拜手不至於地俯其首而已是九者始於朝聘燕饗達於昏冠喪祭皆人情交際之禮而必曰以享右祭祀者何也享謂朝踐獻尸之類右謂侑食勸尸之類祭祀謂祀天神祭地示之類古人之禮惟無愧於神祇祖考而後其禮四達於天下九拜以享右祭祀為主則其施於上下者可推矣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

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

大祝之六祝六號用於大禋祀肆享祭示禮也然必

執明水火者取其清明之至可以薦其誠而已因其

薦誠復使之奉隋釁焉隋謂尸祭之餘釁謂薦血之

事二者以誠為主故亦取乎明水火之用先儒以隋

釁在逆牲逆尸之前既未逆尸安得有尸祭之餘既

未逆牲安得有薦血之事遂謂凡血祭曰釁謂如大

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且小祝於大祭祀

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賛隋賛徹奠無非所以佐大祝者豈有小祝施於大祭祀而大祝乃施於血祭等禮乎是知隋釁繼號祝之文而迎牲迎尸以後方言祭祀之禮逆牲則奏昭夏之所逆者逆尸則奏肆夏之所逆者右則尸食而侑之者皆令奏鐘鼓以為聲歌之節來瞽令臯舞則樂師詔之大祝來而令之相尸禮則賛其出入坐作之儀祭訖則為之令其徹是數者見於祝號之後亦所以薦其誠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

肆陳也渳浴也相飯謂含也贊斂徹奠始死之斂與奠也既殯之後為禱辭與甸人故言甸人讀禱也付謂卒哭後祔祭祖廟練謂小祥練祭祥謂大祥除衰杖皆國事也故掌之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曰宜曰造曰類祭之名也曰有事曰用事祭之事也宜于社造于祖則在國內之禮設軍社類上帝則在國外之禮國將有事于四望則軍行所過山川之禮及軍歸獻于社則王師有功愷獻之禮大祝皆為之前祝前羣祝也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以王之會諸侯於國外故也反行舍奠則告至而已大師先社而後祖大會同先廟而後社軍禮賓

禮各有所主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此皆所以賛大宗伯也大宗伯言告后土而已大祝辨牲幣之號則為之用牲幣大宗伯言頒祀而已大祝辨鬼神示之號則為之禁督逆祀命者葢邦國都鄙之祀皆命之於天子命而弗祀與非所命而祀者皆謂之逆是以當祀者在所督弗當祀者在所禁所

謂頌祭號者如此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大祝所掌者大祭祀之祝號小祝所掌者小祭祀侯禳禱祠之祝號侯所以候迎喜祥也禳所以却弭殃氣也禱則先事而求之也祠則後事而報之也皆所以祈福祥故以福祥為先其次則順豐年謂順民心以祈來歲之豐其次則逆時雨欲其無常雨之患又

其次則寧風旱欲其無常風常暘之患又其次則彌裁兵以見無心於用兵又其次則遠辠疾以見有心於恤百姓此六者小祝掌其祝號而已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

小祝所以佐大祝大祝逆牲而小祝逆齍盛者齍盛輕於牲者也大祝逆尸而小祝亦逆尸而復言送者送逆詳於逆者也大祝相尸禮而小祝沃尸盥沃盥

小於相禮者也以至贊隋贊徹贊奠皆所以佐大祝

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齍之奠分禱五祀

贊渳者大祝以肆鬯渳尸而小祝贊之也設熬置銘

道奠分禱則小祝專焉

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

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此小祝掌

號祝又掌釁祈之事也寇戎之事則保郊保其神壝

之在郊者祀于社則社在國之右無所事保祀之而

已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大祝掌其大事小祝掌其小事皆祝號之事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啟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説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

曰勸謂執纛居匶前以勸率六引也防謂執披居旁以防其傾側也又役人辟除其塗則令啟棺蔽也又

昧爽載匶至廟則居前以御匶也又及祖廟設祖祭之禮加帷荒以飾棺乃移所載匶車於庭中遂為之御六引也又祖廟大奠之後則御匶出宫至於外則鄉遂師代之也又至壙説載除飾便於窆也小喪謂王后及世子以下之喪亦如其殯葬次第喪祭謂虞祭既葬則以虞易奠皆有祝號焉

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王弔則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勝國邑之社稷者周勝於商取其社而祭之亳社是也卿大夫之喪則禮有降殺勸防之事皆掌之而兼其斂事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四時之田大司馬行之設禡祭於所表之地田表貉

甸祝則掌其祝號者也甸以教兵亦皆以遷祖行故舍奠以祖為先禰亦如之師甸則用師以田也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則山澤之虞也及郊饁獸則大司馬也舍奠于祖禰則告至也斂禽即小宗伯之頒禽也禂牲禂馬則禱牲與馬之祭也其祝號則甸祝皆掌之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歃血以詔明神謂之盟渝盟則詔明神以戒之謂之詛類造攻説禬禜乃大祝之六祈而盟詛亦用之夫王者以信待人故天下不期信而自信烏用是歃血之盟與夫渝盟之詛哉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侯詛侯祝靡届靡究皆列國矯誣之事而先王何取乎爾先王之所先施於民者信而已然後以盟詛輔之故以盟詛而載之辭則曰載辭使人用之而有先後之序則曰叙國之信用行之邦國則又有以信其約故曰

質邦國之劑信信由中出盟詛何惡焉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葙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司巫為羣巫之長故掌羣巫之政令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所以為旱祭也大烖則帥女巫而造巫恒作常道以彌烖患也祭祀共匰主及道布及葙館者匰以藏木主道布為神巾葙以茅為葙而藉也館承茅

之器也凡祭祀守瘞謂祭地示則守瘞坎以待埋牲玉也凡喪事掌巫降之禮以人之精神陟於天巫為之降其神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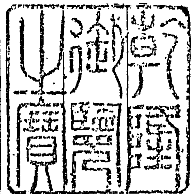
巫所以佐祝也祝有祀禮有衍祭之禮男巫掌望祀望衍則又為望其方而降之謂求其神於誕謾慌惚之中而亦皆有號焉詛祝又授之以神號冬堂贈謂

歲終則設祭於堂以贈送鬼神之為不祥者無方則惟巫之所至無算則惟巫之所用此序官所以言男巫無數蓋巫雖不可必而亦先王不廢也送之於冬而招之於春以春陽之來則吉祥可招邪祟可弭疾病除矣王弔則與祝前義見喪祝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則歌哭而請

祓祓除邪氣也釁浴則浴去其汙穢也旱暵舞雩陽

亢而隂不足女巫所以助隂氣也王后弔則與祝前
與天官女祝前后如王之禮也大烖歌哭而請則祈
哀是已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總義卷十六至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轂

監生臣程廷璋

周官總義卷十六

宋 易祓 撰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成周有五史皆所以掌記載策書之事以其命數考之則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外史上士小史及御史皆中士是內史尊於大史外史尊於小史御史矣

然五史之中唯大史一官所掌與大宰畧同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又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皆所謂建也其終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謂建之而後待之也雖小宰司會中大夫以其各有司存特掌典法則之貳以逆其治令以下大夫之大史與小宰司會同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然六典八法八則乃與大宰同謂之建何也盖大史日官也左氏傳曰日官居卿以

底日是大史雖下大夫而所居實卿之職此其權在史官為甚重是以與大宰同建六典八法八則之法不特建之而已凡邦國都鄙官府之辨法者皆可於此攷之攷之而是非審然後參之以大宰以待廢置誅賞之用其有不信而亂吾法者即以司約之法而刑之然則大史一官豈記載策書而已哉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藏司約之所登者也司約職曰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亂則六官辟藏是司約以其約劑登於六官又以其副登於大史而為六官之貳其六官之所登者亦以此貳書參考之其或亂吾約劑則姦偽必至於滋起辟開也開其所藏之異法以正之也不信者刑

與上經同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

月詔王居門終月

考大史一職初非占筭推步之事以下文抱天時者觀之則知所謂正歲年頒告朔詔閏月者亦授時之一法也歲謂歲星所次周一朞而數之年謂禾一稔之時不待一朞之周年如堯典所謂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歲如堯典所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正其歲之序則如冢宰制國用於歲杪與大㢈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凡此之類無非

正歲以序事正其年之序則如冢宰視年之豐耗與夫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凡此之類無非正年以序事以是頒之於官府及都鄙則王畿之内凡所序事無非奉大史所正之歲年而行之也至於六服邦國凡以歲年序事者亦無非天子之歷而天子之頒歷於諸侯者以告朔為重為諸侯者受於天子藏於祖廟每月吉日則朝服而朝受而行之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其重如此如春秋於不視朔則書之以為

戒夫子於告朔之餼羊則不去以存禮此頒告朔於邦國王政之所當急者也若夫王者在上正朔之所從出而每月視朔亦聽政於堂葢王宫之中有五室十二堂四門春居於青陽夏居於總章秋居於明堂冬居於玄堂以至左个右个之類每月各有常所閏月無所居則居於每月所居之門玉藻所謂閏月闔門左扉居其中以此詔王且終其月則王者念慮以誠其本無時而或怠此閏月詔王居門終月亦君道

之所當先者也上而天子下而邦國都鄙官府無非以奉時承天爲職故於正歲年而言序事則知官府都鄙以敬民爲主於頒朔而言告朔則知邦國以敬王爲主於詔王居門而言終月則知王者以敬天爲主然則大史所掌占筭推步云乎哉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大祭祀之禮有所謂羣執事此言與執事卜日則卜

日之執事而已大宰大宗伯則涖卜之執事所謂大夫占色是已大卜卜師占人等則卜龜之執事所謂卜人占坼是已大史以下大夫為春官之屬不敢言師而言與者史與之占墨故也若夫六官以下皆有事於祭祀則謂之羣執事戒及宿之日則羣執事之事亦繁矣而皆見於禮書之所載大史讀書以驗其事故曰協禮事祭之日羣執事之位亦不一矣而亦皆見於禮書之所載大史執書以辨其位故曰次位

常辨事者即此書而考焉不信者以官刑誅之則羣

執事之於禮也肅矣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太史掌書於大祭祀之時則羣執事咸與焉故於書

謂之讀大會同朝覲不言讀以書協禮事而已盖司

儀之職有諸侯見王之禮有王待五等諸侯之禮有

待五等諸侯之臣之禮以書協禮事則欲其無一不

合於禮至於廟中將幣之日則大行人有諸侯三享

之禮又有王者祼昨饗食之禮其小大隆殺亦不同

以書詔王而行之君臣之間各謹於禮而已矣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趍吉避凶之書也

方時之出也簭人有巫環之簭環人以為致師之舉

孟子所謂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是已大師抱天

時與大師同車葢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是又與天時之吉凶相參焉此師之所以無不勝也

義見大師瞽人之職

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

大遷國抱法以前者司空營國之法也大喪執法以涖勸防者六引六紼之法也遣之日讀誄者誄以累其行也小喪君為之制謚則賜之

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

諱大祭祀讀禮灋以戒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小史掌邦國之志志邦國之繫世者也如魯衛出於周公康叔之類王朝皆有繫世之書小史奠之定其本繫之所出與夫世數之遠近雖其世數綿遠遷廟當毀而其次序亦不可亂故又以王朝之書而辨其昭穆若朝有事如賓祭之類則小史必詔王之忌諱

忌謂先王終日諱謂先王之名詔王於行禮之時使之知所避焉是數者小史得以專之而亦有不可專者大祭祀則大史總其要故所讀者禮之書小史舉其詳故所讀者禮之法小史雖以法而嚴祭祀之戒令史官之屬亦以書而叙昭穆之俎簋以至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凡國事之用禮法者小史皆以其事之大者佐大史而以其事之小者專於已若小喪賜諡亦大史之職也故為之讀誄茲又小大相承

之義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曰相謂歲月日星辰之有相可覩者也馮之以占步則謂之馮相馮相與保章均謂之氏者保章志日月星辰之變馮相會天位之常天象難知必世守其法故名官曰氏馮相氏之所掌參之堯典正羲和四子之職羲和之命本於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馮相

氏則辨其叙事以會歲月日星辰之位其實一而已歲謂太歲左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指之月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自子丑至戌亥為十二辰之位自甲乙至壬癸為十日之位自角亢至翼軫為二十八星之位盖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叙辨其叙事而會之者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其月之建卯日月會于降婁而為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

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於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於壽星而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於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國語載伶州鳩之言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所謂五位也按伐殷以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

是時歲星在張故曰鶉火月行至房故曰天駟日行在箕故曰析木戊子後三日為周正月朔日月會於斗故曰斗柄是月辰星始見於玄枵一名天元故曰天元歲月日星辰之位此其是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辨四時之敘

考上經言天位此則因天位之會而後可以致日月盖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

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秋者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以牽牛東井運於四方者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為天度之中爾餘見大司徒土圭義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地之遷辨其吉凶

倬彼雲漢為章於天而吉凶驗焉因而保之所以名

官曰保章氏志記也志日月星辰之變動而獨言掌天星者步占之法以星為主謂之星歷星謂五星也辰謂二十八宿為十二辰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日有薄蝕暈珥之變月有虧盈朓側匿之變五星有贏縮圜角之變故總言星辰日月之變動變動即所謂遷也以天象言則為變動以人事言則為遷兩者相參斯辨吉凶矣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星土十二土也本屬十二州成周襲乎夏殷合而言
之九州而已諸侯之國不能皆有分星大率以州舉
之故在諸侯則謂之分星在九州則謂之星土九州
星土之書亡矣今其可言者十二國之分考之傳記
災祥所應亦有可證而不誣者昭十年有星出於婺
女鄭裨竈曰今兹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
地釋者以顓頊之墟為元枵此元枵為齊之分星而

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以爲歲在星紀此星紀爲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産曰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爲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爲帝丘其

星爲大水此娵訾爲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蛇乘龍龍宋鄭之星此壽星爲鄭之分星而亦豫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爲楚之分星而荆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謂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爲燕此析木爲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爲其國之

分星所占災祥其應不差然亦有可疑者武王伐殷歳在鶉火伶州鳩曰歳之所在我有周之分野蓋指鶉火為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之東周何也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仲而其分星乃謂之鶉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東方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方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東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皆稽之分野有不合者賈氏以為古者受封之月歳星所在之辰恐不其然若

謂受封之辰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之占妖祥何也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之辰乎此堪輿之書雖足攷古而言郡國所入之度則非古之法

以十有二歳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先鄭以歳為太歳後鄭謂太歳所在歳星所居要之二者並行初不相悖然春秋所述妖祥之事則皆歳星也襄二十八年歳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是謂蛇乘

龍梓慎以為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禪竈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次之所應乎晧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以為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以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所應乎此保章氏所以言十有二歲之相相謂有相可覩者也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皆可參決妖祥之事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與眂祲十煇同義眂祲以占日為主故言日之十煇此以占雲為主故言五雲之物左氏所謂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是已其占法則青為蟲赤為兵荒白為喪黄為豐黑為水此其畧也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祲象則亦眂祲叙降之意蓋水旱之降為荒年荒年之降為豐年其叙如此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三代不推歷而歷未嘗不正以歷起於律而每月足以候其氣也昔黄帝得嶰谷之管而神瞽爲之制十二律以此候十二月之氣無非天地之中氣以此調十二月之聲無非天地之和聲是謂十有二風之占何謂十有二風艮爲條風從大呂大蔟之律震爲明庶風從圜鍾之律巽爲清明風從姑洗中呂之律離爲景風從㽔賓之律坤爲涼風從函鍾夷則之律兊爲閶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爲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

律坎為廣莫風從黄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已以十二月言之亦曰十二風其法於緹室之中因遂月律管以為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此所以察天地之和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乖别之而使之知所趨避即王者治歷之道後世歷不起於律而氣朔無所攷正所以屢差而屢改漢志雖名律歷非古之舊矣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上經五者為五物即救政序事之所從出也政者國之大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序事於下則人臣知儆戒之意君臣交修厥德政舉而天瑞應矣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大宰八柄之序詳於福慶而畧於刑威故以福慶為

先刑威為後此言八柄則威福雜用且以誅為殺盖內史所掌者法而已故曰八枋之法大宰不言法故不以殺為尚以論道為主是以知所先後詳畧此道揆法守之變也

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貳副也書也內史與大宰同詔八柄則國法國令之貳亦所以貳大宰盖大宰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貢九賦守之以天下之法則謂之國法行之以天子

之命則謂之國令賈氏謂國之法令大宰掌其政內史掌其貳是已以攷政事即典法則之政事也以逆會計即職貢賦之會計也小司寇之獻民數王拜受之內史與冢宰貳之以詔王為職則冢宰內史不嫌於同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則內史專掌其貳云爾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王者有所訪於下之謂訪人臣有所復於上之謂納聽之以叙事之法者即小宰所謂以叙聽其情是也

若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復逆亦納訪之類必先於敘吏治者正與此同意以詔王聽治則人情畢達於上矣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禄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王氏新傳曰策以竹為之方以木為之命以為之節故以策命之禄及賞賜以仁之故以方出之名之曰

方則有義焉固足以發明經旨又曰讀四方之事書次於策命之後則事非命不立故也言書王命次於方出之後則命非祿及賞賜不行故也其說牽強正學者之患蓋爵命諸侯及孤卿大夫與夫讀四方之事書以至制祿賞賜三者皆以書而攷故皆屬於內史若所謂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乃所以總繳上文是知內外二史均書命令外史以令之達於下者為主故首言書外令內史以命之出於上者為主故末

言書王命意各有所屬故爾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内史掌書王命王政之所從出也外史書外令則須之於邦國諸侯而已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四方之志

其九丘之類歟三皇五帝之書其三墳五典之類歟達書名於四方先儒以名為書之文字一書字而有二義恐非經意達書名則謂四方之末有其書者未有其書則先達其名固所以廣先王之道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亦所以明王政之所從出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大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官成待

萬民之治治出於令而贊之以書者御史也御史中士也何以贊冢宰以其治令之書贊之而已凡治者受法令亦以所書之治令授之也贊書者鄭氏謂王有命則贊為辭若今尚書作詔文若謂內史作詔文可也外史猶不敢與書王命言於御史則非其職矣蓋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而御史為之屬則亦贊二官所書以其百官班籍係焉故亦以書攷之於書王命言贊大事也於從政者言數常數也即其

數而數從政則察乎其職者而使之各修乃職亦贊

書之一端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

其出入

自王之五路至服車五乘皆典於公而有政令焉故

謂之公車辨其用則祀賓之類辨其旗物則旗常之

類等則上下之等敘則先後之敘治其出入即下經

出入會之之類皆政令也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周人尚輿五路實備於四代蓋自陶唐氏始以彤車而乘白馬虞則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則因鸞車而制鉤車殷人則因鉤車而制大路周人則因大路而制

乘路是五路之制惟周為盛故也書曰大路在賔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孔氏以大路為玉綴路為金先路為象次路為木周之五路畧見於此而詳著於巾車之職玉路以玉為飾法天之數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必天子而後用之故曰以祀若夫金路以金為飾鉤樊纓止於九就大旂之色主乎青以象東方之仁故曰以賔同姓以封象路以象為飾朱樊纓止於七

就大赤之色主乎赤以象南方之禮故曰以朝異姓以封革路則鞔之以革龍勒條纓止於五就大白之色主乎白以象西方之義故曰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則漆之而已前樊鵠纓則不言就大麾之色主乎黑以象北方之智故曰以田以封蕃國自以祀至於以田則上得以兼乎下者也自同姓以封至於以封四衛則下不得以擬乎上者也然同姓如魯衛未至乎九命則何取乎金路之九數異姓如宋杞不止乎

七命則何取乎象路之七斿四衛亦有五等之侯國則又何拘乎革路之五斿蕃國夷狄雖大曰子則何為木路獨不言斿曰諸侯封受於天子天子親策之諸侯親受之葢以是為王朝出封之儀非典命所言國家車旗之數也若夫王者兼用五路宜若必玉路而後建大常必金路而後建大旂必象路而後建大赤必革路而後建大白必木路而後建大麾然以大司馬攷之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則是以革路載大常也

司常亦曰凡祭祀各建其旂會同賔客亦如之先儒亦謂兵車之會則以戎路建大常賔客會同則以金路建大常也是知五路之建大常者天子之制而此四旗不言斿者兼諸侯之制亦猶王之五服兼用衮驚希毳而有大章焉有小章焉戴冕皆十有二旒玉繅皆十有再就鎮圭必尺有二寸無非則天之數尊天子而已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

鷖總皆有容葢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葢

車服之制一也司服言王后之六服巾車兼王后之五路鄭氏釋此皆約以王者之制王以衮冕享先王以鷩冕享先公以元冕祭羣小祀鄭氏則以禕衣揄狄闕狄當之王者玉路以祀金路以賓象路以朝鄭氏以重翟厭翟安車當之鞠衣翟車以下亦然由是推之則重翟之錫面朱總亦玉路之錫樊纓也厭翟

之勒面繢總亦金路之鉤樊纓也安車之彫面鷖總亦象路之朱樊纓也翟車之貝面組總亦革路之龍勒條纓也輦車則以人輓之而已蓋擬木路而其制畧者也自安車以上皆有容蓋自翟車以上皆有握自輦車以上皆有翣羽蓋五路之等如此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複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複革飾駹車雚蔽然複髤飾漆車藩蔽豻複雀飾

喪車之久近輕重皆有降殺聖人之中制也盖木車則始遭喪之車素車則卒哭所乘之車藻車則既練所乘之車駹車則大祥所乘之車漆車則禫月所乘之車自是推之三年之喪皆乘惡車則指木車而言齊衰之喪皆乘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駹車服緦者乘漆車則卿大夫士皆然盖亦以中制示天下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

服車服事者之車也孤卿大夫士以至庶人皆有服車之制特以文質為隆殺而已篆轂約也以五采篆其轂約故孤乘夏篆縵如縵帛也以五采畫而無篆故卿乘夏縵墨則以革輓而漆之者也故大夫乘墨車棧則不以革輓而漆之者也故士乘棧車若役車則載任器以共役者也故庶人乘役車庶人賤者也雖有服車之制特役車而已以其貴者而論則棧不

如墨墨不如縵縵不如篆文質隆殺分守所寓兹孤卿大夫士之所由以辨歟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毁折入齎于職幣

精制曰良麄制曰散是二車者不在服車五乘之等或以共在上之恩賜或以共在公之役使故其用為無常知車之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則知服車之用為有常矣是以出入之間歲終則會之凡所賜之車

則闕之而不會重王命也或有毁折則入齎于職幣謹職守也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

大小喪之用車正巾車之職更謂更新續謂續其敝者共其弊車則納其敝者也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雞人於大祭祀夜嘑旦吣百官使之知夙興行事也

巾車又鳴其車上之和鈴與雞人相應亦所以警百
官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
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
于四方以路從
巾車以車名官兼掌車與路者也此專掌王及后之
五路故曰典路王之五路自玉至木后之五路自翟
至輦此其名也亦其物也用如祀賓之類有用則有

說說稅也謂舍車稅駕也大祭祀大賔客大喪則出路顧命大路在賔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以是推之祭祀賔客為可知贊駕說則贊趣馬也使各有其節而已會同賔客以路從謂王路之外王乘一路而餘路從之若弔于四方何取乎路正謂因會同賔客而行弔事者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王之乘車必用僕以為御戎僕既列於夏官之職此復設車僕專掌戎路之萃何也萃貳也諸侯之貳不過有其貳而已惟戎為國之大事故其貳車尤衆既有戎路之萃而餘車亦各有萃葢王乘戎路必用廣車以横陳楚子為乘分為左右二廣是以十五乘為乘也又有闕車以補其闕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是以四十乘為補闕也苹車則為對敵隱蔽之用輕車則為馳敵致師之用孫子八陳

有革車之陳有輕先出其側之陳皆其遺制也此五車之萃甚衆所以專設車僕之職凡用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乘金路亦共革車及萃不失備也有文事必有武備

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

大喪廞革車遣車九乘是也鞔之以革故屬掌戎萃之職若大射共三乏亦繼於戎萃之後者謂射之三侯皆有乏使特旌告獲者藉之以為自蔽之用戎萃

之自蔽亦如射侯之乏故命車僕共之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九旗所掌而名官曰司常者以王建大常為主而後九旗以次而舉者也故九旗之物各有其名九旗之

名各有所屬以待國事則祭祀賔客師田等事自王以下各有所建以待其所用日月為常者以日月有常久不息之象大常十有二斿者倣日月十有二次之數惟王者祀天則於玉路建之此大閱則於戎路建之若常田則建旃車之旌邦田而無所將則建木路之大麾此大閱治兵所以獨建日月之常也交龍為旂者若與金路之大旂同然大旂畫以升龍而此則畫升龍降龍以示屈伸之象諸侯建之於大閱故其

斿斿各眡其命之数而為九斿七斿五斿之别也通帛為旜者若與象路之大赤同然大赤以純赤為之旜雖赤而尚乎絳孤卿建之於大閱以夏篆夏縵而建之也雜帛為物者若與革路之大白同然大白以純白為之物雖白而尚乎雜大夫士建之於大閱則以墨車棧車而建之也熊虎為旗者若同乎考工六斿象伐之旗然畫熊虎雖同而所用不同師都則孤卿之為軍將者也大閱建旗則各眡其命數而為旗

之斿馬鳥隼為旟者若同乎考工七斿象鶉火之旟然畫鳥隼雖同而所用不同州里則中大夫為州長而長州里者也大閱建旟則各䟽其命數而為旟之斿焉龜蛇為旐者若同乎考工四斿象營室之旐然畫龜蛇雖同而所用不同縣鄙則下大夫縣正之為縣鄙者也大閱建旐則亦各䟽其命數而為旐之斿焉若夫全羽為旞而載之道車言王之視朝無非道焉道貴乎渾全故以五采全羽飾之析羽為旌而載

之斿車言王之斿田無非事焉事貴乎辨析故以五采析羽飾之曰旞曰旌同列於九旗之目而大閱之頒旗物則無旞旌之建以王者之大閱則建日月之常故耳　司常言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謂大司馬中冬之大閱也司馬教大閱初不言旗物此可互見云惟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則有可考者所謂王載大常諸侯載旗此二者之旗與司常同其他言軍吏載旗而此則師都建之師都載旜而此則孤

鄉建之鄉遂載物而此則大夫士建之郊野載旐而此則縣鄙建之百官載旟而此則州里建之載旞載旌見於司常而大司馬閱馬盖此所言者主司馬之大閱大閱大禮也大司馬所言者特中秋教治兵而已治兵常禮也大凡御軍之道有所將者有所畫日月交龍之類是也無所將者無所畫通帛雜帛之類是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夫六鄉六遂三等采地之孤卿大夫咸在焉師都以孤卿爲之以其將

都鄙之兵則謂之師都所以建熊虎之旗州里即中大夫之州長以其將五黨為州之兵所以建鳥隼之旟縣即下大夫之縣正鄙即上士之鄙師以其將五鄙之兵所以建龜蛇之旐其謂之孤卿大夫士則無所將而從王者耳此所以建旜建物也若夫中秋治兵之教則孤卿大夫士不必盡出所以從王者百官也命卿之為軍吏者也三等采地及六鄉六遂之兵亦不盡來則皆屬於命卿矣故雖師都不過載通

帛之旜鄉遂不過載雜帛之物至於郊野雖載龜蛇之旐而邑外曰郊郊外曰野以四等公邑之大夫將四等公邑之兵其兵不屬於命卿故耳二官雖聨事而旗物之用各有所主

皆畫其象馬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大司馬於中秋之教辨旗物之用而曰各書其事與其號而此則曰皆畫其象者畫亦書也畫大書小小刹

於近而大則可以遠見故大閲之旗以畫而治兵之旗以書若夫仲夏教茇舍之時辨其號名則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家各象其事特以讀書契辨夜事而已然司馬所言者有六此所言者有三要之三即六也此所言官府各象其事即茇舍之帥以門名百官各象其事者也州里各象其名即茇舍之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縣鄙各以其名者也家各象其號即茇舍之家以號名者

也司常總言之司馬分言之耳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凡國之祭祀則王乘玉路建大常諸侯則旂孤卿則旜大夫則物也故曰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謂祭祀之旗而車則有辨焉是朝覲宗遇之時則王乘金路而建大常巡守兵車之會則王乘革路而建大常至諸侯孤卿大夫之所建亦與祭祀之所建一而已然祭祀在郊廟則無事乎旌門之置會同賓客之在

國外及方岳之下則旌門之置所以為王者營衛之
儀掌舍云為帷宫設旌門設旌於帷宫之門則會同
賔客之在外者可知也
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
致民置旗弊之旬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大喪及葬為銘各以其物王則大常焉建廞車之旌
則巾車飾其車而司常建其旌也歸田之事則司常
建旌旗以為之指揮始焉置之以致民終焉獘之而

誅後至者凡射共獲旌則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

是已歲時共更旌與巾車歲時更續之義同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

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

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

祀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典禮者謂之宗在有虞氏則為秩宗在周人則為

大小宗伯皆所以典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天子有宗伯諸侯有宗人春秋躋僖公而夏父弗忌為宗人此諸侯之宗人而都家謂之内諸侯亦有宗人焉都宗人家宗人是已凡祭祀致福于國者蓋祭祀王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上賜禽于下下致福于上寓報上之意也然禮者所以辨親疎而别貴賤分守所寓服器為先不防其微僭亂滋啟此都宗人之正都禮與其服家宗人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

禁令文有詳畧互相備也都宗人言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者以其掌都祭祀之禮故使與小祝保神壝之在外者焉家宗人不言者以都宗人推之都家宗人皆為王官必命之祭而後祭國有大故皆令禱祠反命家宗人于王再命祭亦如之都宗人不言者亦以家宗人推之揚雄氏曰節莫大于僭僭莫大於祭葢自後世三家以雍徹季氏旅泰山而後知先王設都家宗人之官杜僭亂之原別嫌疑之漸其制

禮之深意寓乎此也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序官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按國語所載大率古之巫覡以民之精爽不携貳又以齋肅衷正者為之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是知經之凡以神仕者巫覡之謂也制神之處位次主則亦三辰

猶其居之意漢志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是三統之合於三辰也三辰日月斗也日合於天統故天神可得而猶其居月合於地統故地亦可得而猶其居斗合於人統故人鬼可得而猶其居猶即圖也天神位乎上其居為陽即日合天統之法而圖之地亦位乎下其居為陰即月合地統之法而圖之人鬼位乎陰陽之間即斗合人統之法而圖之大司樂云圜鍾為宫而天神降函鍾為宫而

地示出黄鍾為宫而人鬼可禮此即三辰合三統之義不特此而已其猶之之法則壇壝服器犧牲幣帛與夫五聲八音十二律之節皆以三辰之法而求之昔春秋神降於莘内史過云以其物享之至之日亦其物也此正三辰之法以猶之者也以至致人鬼而次於天神之後致物鬼而次於地示之後是以陰陽之氣推之亦猶鬼神示之一端云